

我的音乐情愫

■文/卞海燕

上小学时的我就喜欢音乐。记得那时的伯先路上高高的电线杆上有一个广播，每天都会播放好听的音乐。不管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我总要在广播下面待一会儿听听音乐。说来也巧，广播里也经常放一些我喜欢的歌曲。

记忆中一个冬天下午放学晚了，我想这下肯定听不到歌曲了。当我一路跑到广播下面，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听得那么专注，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天已经黑了，当广播里开始播放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时，我不得不转身回家，却还不断回头望着那高高电线杆上的广播。

爸爸妈妈知道我经常晚回家是因为在路上听音乐的，无奈为我买了一台小收音机。如获至宝的我一放学总是一路又跑又跳的回家，先听音乐然后再做作业。时间一长，爸妈也受我的感染，渐渐地也喜欢听听音乐唱唱歌了。高兴时还放开嗓子来

上几句，音不准还让我教他们一下。他们也因此认为我有音乐天赋，为了培养我，特意到上海帮我买了一把在当时来说算是奢侈的小提琴。

经过几年刻苦训练后，我成为学校“小红花”演出队的小提琴手。为排小提琴独奏曲《洗衣歌》，早中晚加上星期天，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练，一天能练上百遍。在参加校庆时，我的演出赢得了师生们的鲜花和热烈的掌声，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彻夜未眠。从此学校里的文艺演

出，都少不了我的琴声，音乐成了我生活中再也无法离开的一部分了。

在我六年的中学时代，虽然很多功课占据了你的练琴时间，但听音乐已成习惯，即使做作业时还是要放着音乐，不但不会影响作业，还会使我减轻压力，注意力集中。同样，上班工作后，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依旧是听音乐，不同的是，年龄的增长，对音乐的理解也日趋成熟，听的音乐日趋广泛。不管是劲爆激昂、庄严恢宏的英雄凯旋

的号角，还是温柔低吟与命运诡秘的敲门，我都会静心聆听，任其震撼。

现在的我虽身居闹市，却没有嘈杂和烦心，每天随着日出在音乐声中起床，每晚伴着月色又在音乐声中入眠。在家里播放自己喜爱的音乐，这种快乐和自在难以用语言形容。酷爱音乐的老公常打趣我说：音乐才是你的终身伴侣。

“祖国颂”诗会征文

主办：市文联、市作家协会、金山杂志、京江晚报

南湖船歌 (外一首)

■文/肖 棣

1921年的夏天
一艘画舫
贴在南湖平静的水面上
飞翔的姿势
俯瞰着
二十世纪苦难的苍生
船工们来自
春种夏收的镰刀
船工们来自
车磨鏖战的锤头
他们怀着赤心聚在一起
他们是一根根烛火
他们又是一枚枚火把
高举着火种出发
照亮和燃烧的是
铁锁的莽原
风中雨中泥中雾中
把千缕民族的纤绳
勒进肩头
——嗨——哟——
泊在1921年的那条船
以历史的桨声
摆渡中国

长征

一个人出发了
一群人出发了
整个世界出发了

苦难的中华好儿女
挺直脊梁
曲折迂回北上

这条鲜血铺就的道路
有着长城的伟大意义
后来者把它叫做长征



QQ里的爱

■文/叶贵 王文咏

上大学前，妈妈叫我帮她申请个QQ号，说这样方便联系。

我说，可以发短信啊。妈妈说，手机发短信费钱，有了QQ，在网上就可以交流了。其实，妈妈对汉语拼音掌握得并不好。她不会使用五笔，手机发信息还是用笔画。我心存疑虑：在电脑键盘上她能打出字吗？不过我没有说穿，不想让她扫兴，于是就帮妈妈申请了一个QQ号，并把她加为“好友”。

每次上网我都要看一下妈妈的头像：灰的，静止状。渐渐地，也就不在意了。一次周末，当我再次登录QQ时，看到了妈妈的头像在晃动，点出对话框后，看到留言：儿子，最近多雨，出门前记得带把伞，一个人在外求学，多保重！

妈妈终于给我留言了。我心想，不会是堂弟帮发的吧？奇怪，她远在北方怎么知道我在南方的天气呢？

从那以后，我便经常收到妈妈的留言，内容大多是提醒和关心。虽然，妈妈不在我身边，但这暖暖的话语，让

我觉得她近在咫尺。

我和妈妈是同一天过生日。生日前的晚上，我做了个动漫贺卡，准备在网上发给妈妈，后来一忙竟耽搁了。早晨，我打开电脑，登录QQ，首先弹出的是妈妈的留言：儿子，生日快乐！愿你幸福每一天！我和你爸一起在远方为你祝福……看着看着，我的眼里有晶莹的东西滑落下来。

过年时，我们全家团聚了。得空，我和堂弟提起妈妈聊QQ的事。他说，你妈为了学会打字，可下工夫了！每天下班后就练，遇到拦路虎，她就查查字典或者请教我，虽然慢了点，但总算学会打字了。还有，她每次留言前，都要在网上查查你那儿的天气情况，说要提醒你。

一次，我打开了妈妈的QQ，发现里面的“好友”还是我一个人。妈说：她一生最牵挂的人是我，QQ上自然只有我一个。等将来我有媳妇了，也一起加上。听了妈妈的话，我眼角湿润了。

QQ里最牵挂我的人是我妈，为了生活，她和爸爸抛家别子，出外打拼，尽管空间阻隔，但她的心一直在牵挂着远方的儿子。

把伞给学生

■文/沈洋

大四那年，我在一所中学实习，担任初一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初二的学生，刚刚从小学过渡上来，对初中的一切都很新鲜，他们喜欢下课的时候围着我问这问那，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只有一个学生，他实在太调皮，一天下来，总能闯些祸，常常被其他老师罚站、训话。他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这个实习班主任，似乎更不买账。只要是我上课，他不是小动作不停，就是和前后左右的学生讲话，要不就是插嘴插舌，一副很懂的样子。

对这样的学生，我试着采取了各种办法，但效果总不理想。和他谈谈心，他低着头，一幅爱搭不搭的样子；批评他，他根本不当一回事，甚至凶巴巴地和你顶嘴，弄得你下不来台。实习

组其他老师建议我，对他进行“冷处理”，不管他了，反正自己只是个实习老师，实习期一满，就要回学校了，管他以后怎么样。

此法虽有悖于我的教育理念，但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试着采用了并告诫自己不要再为他的事情生气。

有一天早晨上班，天突然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进校门的时候，我发现他正站在校门口当值日生，因为临天下雨，他没带伞，头发早被雨淋湿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把我的伞递给了他，然后冒雨小跑回办公室。

那天第一节就是我的语文课。我惊喜地发现，他注意力特别集中，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连5分钟都坐不住了。下课后，他到办公室来还伞，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师，谢谢你。”从那以后，每次我上课，都发现他特别认真，还常常举手发言，作业也比平时认真多了。

这件事被我们实习组其他人戏谑为“感化教育”。

现在我参加工作已经9个年头了，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我是家里最有耐心的一个。我乐于做女儿的朋友，乐于倾听她讲的每一句话。即使在她做错事的时候，我也从不先责骂她，弄清楚女儿做错事的原因，然后再和她好好讲道理。我始终信奉一点“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当孩子做错了事，不要先盲目的批评，造成他们的逆反，而是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换一种方式，用你的真诚和爱心去温暖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关怀，他们就一定会对你敞开心扉，那你的教育也就成功了。



青海湖二郎剑景区 筱雁摄

戒烟

■文/夏阳

我年轻时在基层税务所当专管员，整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与烟酒无缘，后来外号叫“大烟囱”，起因是“怕浪费”引起的。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上班的”每人每月有一两盒计划烟，这便成了我的包袱：自己吸吧，不会；送人吧，舍不得。烟放的时间长了要发霉，岂不造成浪费？卖掉吧，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那时可不得了——你把党和国家给你的关怀卖掉了，那还了得！我十八岁就入了党，咱可不担那个罪名！我与妻子商量合计去，终于决定——自己学抽，免得浪费。

刚学抽烟时，被烟呛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难受，但我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何况咱还当过兵，岂能怕它一根烟乎？于是，我就把丢掉的那半截烟拾起来好歹把它吸完……

后来，调到县局办公室工作，写材料“爬格子”便成了我的职业，顺理成章吸烟吸上了瘾，一年四季紧写慢写不完的材料；每天写得快，吸得快；吸得快，写得快；得来的稿费又很快批发了烟来吸。有了烟，接着再加劲写，一天三盒打底，一般五六盒，最多曾有过日吸八盒的纪录。如果把那些年的烟一根一根接起来，恐怕要从

黄河打回转！

那些年，我还总结了吸烟的“三大好处”：第一，不怕老；大烟鬼都得肺病，年纪轻轻便登上黄泉路，哪一个也活不到七老八十，不讨子孙嫌；第二，贼不找；吸烟的人都咳嗽，半夜三更睡不着。贼大老远就听见咳嗽声，认为有人值班，就只好败兴地离开；第三，狗不咬；咳嗽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弯着腰，对面的狗看见了以为你要找砖头砸它，只好落荒而逃。

烟吸得多了，人被烟熏得十分苍老。一些跟我半生不熟的人见我十分老气，便问：“老杨，您有五十吗？”“老杨五十多不多？”问得我心里冰凉——本人只有三十五六岁，四十还不到，何来“五十多不多”！更有甚者，我在大街上走，一个看上去跟我年纪大小差不多的打听路径时，竟然毕恭毕敬地喊我“老大爷……”真叫我哭笑不得！

后来，虽然我戒过许多次烟，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天，我趴在桌子上写文章，突然从身后蹿过来一股恶臭，使我打了一个冷战，身上忽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吸烟的同事站在我身后看我写字。当时我想，自己是一个大烟鬼，闻到这种恶臭都想呕吐，如果不吸烟的人闻到

这种气味呢？多年来，办公室里不吸烟的男友同事虽然都没嫌弃过我口中身上的恶臭，也没有明说办公室里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要自重，要为他人着想。等那位同事走后，我便把“库存的”六条烟义无反顾地扔进了垃圾筒……

现在，我戒烟已经三年多了。一些不常接触的朋友见了我说：“您老人家年轻多了，真是去年二十，今年十八呀！”当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本人戒烟都三年多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惊呼：“哇！您能戒烟，更是奇迹！”而当朋友们问我用什么绝招戒了烟时，我一概用一首打油诗回答，诗曰：人生在世当自重，爱己爱人爱环境。胸中只要有人在，不信烟瘾戒不成！

随心所欲

